

中環人

Blue. Subtle Blue 韓亦倫

天氣開始轉冷了，陸嘉穎想。迎面立刻刮起了幾下刺肉的寒風，帶着地下鐵路地盆的泥塵。豈有此理，不知起到何年何月。他把西裝領拉一拉高，雙手深深地陷入衣袋裏，隨着人羣流動。

行到碼頭前面，他照例在報攤旁停下來。星島晚報。三毫找七毫。頭條鮮明地寫着：北京正式批毛；下半頁是個裸女出浴的大廣告。

閘門一開，人羣應聲湧出，霎眼間便將小輪填得滿滿。他霸到一個窗旁的座位，坐下來，窗外的暮色隨即滲透着他整個身體。四週的嘈雜聲，都退隱到背景去。連本來花巧奪目的衣著顏色，亦化作一片灰暗。

只有那被浮雲半掩映着的初升的新月，稍為能夠吸引到他注意。

他騰地想起那度頭條。翻開報紙看看，情緒幾乎立時冷卻。發生了什麼事？他想。答案遙遠得近乎無踪影。

旁邊一個瘦瘦的中年男子正在煞有介事地把臉孔埋在報紙的大頁裏。新晚報，馬經。前面兩個身材纖細的少女，却隨風散發着廉價的香水。他凝視了一下，便合上雙眼，任由海港的冷空氣進一步侵入他的衣體內。

除了一大片深藍之外，他根本看不到什麼。

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他對自己開始有點嚴厲。過往的雄心壯志去了那裏？短短的十來個月裏，自己竟變成了這個模樣？為什麼？

在那片大深藍的遠處，他終於隱約地看到一度長長的行列，耳邊朦朧地响起有節奏的叫喊聲。一轉瞬，他又似乎見到自己站在演講台上，激動地和台下劇烈辯論。跟着，人聲交雜，爭看一篇又一篇的，萬語千言的論戰……他開始感到興奮。

一度長長的响號突然地把他驚醒過來。偌大的郵輪，燈火輝煌，傲首橫過維多利亞海港。

他想起大老板那隻遊艇。

那天公司去遊河，大老板當着大眾面前對他說：如果他努力工作，準有一天公司會把遊艇送了給他。

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嘔心。他從未有準備過去「努力工作」，他媽的資本……

唉！那社會……又怎麼樣？

海運中心龐大的形象越迫越近。不久，一聲號令之下，人羣湧回岸上。四週的嘈雜聲和花巧奪目的顏色又重新顯露，直接地侵襲他。現實，他想着，到底是僵實堅硬的。身旁那個彪形大漢差點便把他迫下樓梯去。

暮色已化入為耀眼的光彩，人聲、車聲正為充滿刺激歡樂的初晚吶喊助威。起初，他對中環和尖沙咀懷着極大的敵意，幾乎每一點小節都可以引起他的憤怒，現在他縱然未完全容忍，也只有無可奈何。何況，他亦不能否認這種華彩氣氛實在亦有其吸引力。

這是一個矛盾，他想。然後幾乎笑起來。矛盾、矛盾。

他記起他的「政敵」程斯紀。在大學裏他倆分屬兩個大派別的頭頭，互相鬥個你死我活。不過，說出來很多人會不信，私底下他倆都是好朋友。

「你根本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，做什麼都單憑一股道德理想，你這類人對社會發展的規律一些都不懂，因而亦不會對社會發展起什麼作用！」程斯紀已有一次厲聲地責罵他，當他們躲在COPPER CHIMNEY喝酒的時候。

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」當時對任何一個學運領導份子來說，都是最大的侮辱。程斯紀亦因此受到適當的懲罰，一記大大的耳光。

他去了那裏呢？陸嘉穎想着。聽說去了歐洲。唏！有何了不起。然後，是淡淡的懷念；說實話，他對程仔素來都有些潛藏着的敬意，雖然他從來都未能完全了解他那些什麼辯証的世界觀。

身旁响起了幾聲清脆的笑聲。一個廿來歲的男子攬着一個十來歲的少女，半佻瑣地低頭細語，然後高聲浪笑。他把視線拉開去，起碼網羅到十多二十對同樣的組合，然後，一度十分搶眼的光管招牌跳入眼簾——BANG! BANG! 那刺耳的聲音幾乎是同時響起的。

在中環與尖沙咀的十多個月的經歷中，這樣的情景已不斷地重覆了不知多少次。有時，他真懷疑歷史是否已經停頓。

空氣中却有陣特殊的味道。什麼味道他說不出，但每次聞到這種氣味時，他心底裏都湧起些莫名其妙的快感，就如像是從某類沉重的卡壓下獲得解放時的感覺一樣。

不健康的，他知道；他亦因些而無法徹底擺脫那同時興起的罪咎感。

人羣湧來湧去，他開始不能自處。腦海裏不斷閃出自相矛盾的、衝突的意念和景象。

他陷入極度的混亂裏。週圍的聲浪和光影，突然數倍地強烈和尖銳起來，像要做底地把他淹沒。

× × ×

半小時後，他坐在香港酒店的咖啡座裏。前面，是麗薇，跟隨了他已有三年的「老伴」。

在那些最動盪的時刻裏，麗薇緊守在他身旁；在那些最令他習慣的場合裏，她亦左右相隨，那次在遊艇上也沒有例外。

他對麗薇並無可埋怨之處，雖然她的沉默有時使他頗為不安。

現在，她如常地凝望着他，不知是出神還是失神。

他想提些話題：如老板今天宣佈了下一年度的地產發展計劃等，但他的咀吧背叛了他。

他合上眼睛。

除了一大片深藍之外，他根本看不到什麼。

我忍受夠了！他開始有點憤怒。有什麼用！他媽的！你這個「道德主義者」！

× × ×

那天晚上，麗薇終於給了他，在他「正式」提出結婚建議之後。

在麗薇柔軟的膚體上，他找尋到另一片深藍的世界。

飄浮着的，完全隔絕的，沒有絲毫壓力的世界。他到底可以鬆懈一下。

明天，他和麗薇將把這個世界用各類物質具體地建設起來；問題已變得很簡單了。

程斯紀在歐洲知道這個消息，一定會作會心的微笑，其中自然並無半點邪惡的含義。

來地後
時
，有
他裏願
放
每象
光放
裏老
也亦
冗
神
羊也
十
麼
E
寸
力
勿。
乍
慶

